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七七八號 （今日一張 價二千元）

時代書報出版社 發行人 匯其開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時代日報 第四版

學仕良伴 美亞金筆 美亞金筆廠榮譽出品

上海雜誌聯合發行所 專為本市讀者創設 門市部 圖書、雜誌，由實售，另折八優待

對於中國問題 馬歇爾說明態度

希望國府進一步擴大基礎

（聯合社華盛頓十二日電）國務卿馬歇爾今日告記者稱：美國擬於十五個月內分期以美金三億元資助中國，緩和通貨膨脹。先是，馬氏曾在衆院外交委員會宣布美國希望此種援助可收七成左右之效果。馬氏在記者招待會並稱：蔣主席所領導之國民政府，仍有希望藉收其他黨派代表以擴大其政治基礎，使之更近於民主。馬氏在衆院外交委員會則稱：國民政府「必須更進一步，然後吾人始能更進一步」。……

聯大開全體大會

討論「小型聯大」及朝鮮問題

（合衆社成功湖十二日電）聯合國大會，關於朝鮮獨立及美蘇兩國駐軍自該國撤退計劃，將於十三日下午或十四日，正式通過，大會在委員會經過十日之開會後，將在福洛辛草地，對朝鮮計劃，重開全體會議。……

國防部談 華南謠傳

美國援華問題 馬周激辯詳情

制裁佛朗哥問題

聯大政委會重申決議 會員國召回駐西使節

外長會議議程問題 代表會尚未獲協議

馬賽左右兩派 發生大衝突事件

工會決定下令總罷工

鄧文儀縱談戰局

石莊棄守隴海長江區有戰事 東北國軍業已獲得主動地位

南京官方反應

紐約報紙評論

鐘牌 414 毛巾 一經試用 保證滿意 中國萃眾製造公司出品

KK 凱凱牌 註冊商標 衛生衫褲 棉毛衫褲 運動衫褲 上海建匯實業公司出品

鵝牌 麻紗汗衫 涼爽細潔 棉毛衫 柔軟舒適 衛生衫 絨厚暖熱 五和織造廠出品

本市中外商界人士 看馬歇爾援華

（聯合社本埠十三日訊）上海商界與金融界人士今日稱：馬歇爾計劃下及聯總結束後對華三億三千萬美元之援助，可使中國免於破產，但欲復興戰後中國之交通與工業則完全不夠。此間外國商界領袖推測馬歇爾不願將中國列入復興程序之內，一如對歐洲之所為，起因於渠承認內戰無立即結束之象，此刻從事長期復興計劃徒勞無益。馬歇爾與魏德邁顯然相信援助，數目決不夠抵消內戰每日對資源與人力方面之消耗。

慶祝十月革命 英美人民表友誼 責政府反動政策

趙局長談整路

「美援」的眞正目的 在於換取他國主權

紅星報以希臘作例著文評論

各綫輪船客貨運 十七日起再漲價

二次棉產估計

嚴重的煤荒

漲跌間的工業

收購物資成績

實施出口簽證

美援與麥帥

遠期外匯停止

聯合配銷僵局

流通速度增大

一周經濟綜述 經濟上的冬天

里甫

希望

凌彥

『有了明天，就有希望。』

在人生的旅途上，要是沒有希望熱烈的召喚，你就難有勇氣走完這崎嶇的道路。

希望像熾熱的火焰，燃燒着你年青的生命，但是，有時希望始終和你有着難越的距離，使人幾乎不能夠把這個距離消滅，那是由於你自己缺乏對於希望的虔誠。

任何人也不能否認，希望使你勇敢地前進，那怕前面橫着千萬重障礙，那怕它要索取生命作爲代價，你仍然要追到那個希望，就像燈蛾追戀火光，就像向日葵追隨着太陽。

希望是人生旅途上的指路碑，你底希望越大，你底勇氣和精神也越旺，相反的，你如果沒有希望，你便要在刹那間消滅了。

希望是人底太陽
希望是無夜的星光
希望是生命底靈感

你有生活的活力，那是因爲你有希望，希望是成功的原動力，希望永遠在向你招首弄姿，像賣弄風情的女郎，教你觸覺到生命的美好與青春的溫馨。

但希望也好像花朵，有盛開的時候，也有衰敗的時候，在它盛開的日子，不僅點裝了春天，美化了生命，還因它底芳香，招來了蜜蜂和蝴蝶，當它衰敗的日子，那乾枯的花瓣，變色的花蕊，就會使人生起一種絕望的心情，再加上秃枝與落葉，那衰愁，誰也受不了，古今來能熬得住這個關口的，實在沒有幾個人，所以世界上也只有少數的一些光輝的巨人。

希望是不能毀滅的，你想，一個沒有希望的人是怎麼悲慘，不要以爲希望是渺茫的幻想，庸人自擾的下策，其實它正是你底一生中，一頁美麗的詩篇。我們飄浮在人生裏，正如海洋中的一葉扁舟，而希望卻是鼓帆前進的風力，指示方向的羅盤。

希望並不是摘不下的星星，它是樹頂上鮮美的蘋果，卻需要你有勇氣，攀登到那樹梢上去採摘，它也像少女頰上的微笑，永遠在誘惑你去認識什麼是美，什麼是愛。

即使是在苦難的時候，更需要堅持着希望，它可以使你忘卻創傷的刺痛，所以希望是可愛的，誰毀棄了它，誰便失去了生命的至寶，你想，一個沒有希望的人是怎樣地悲慘！

希望，它可以觸發你底智慧，熱情和德性，它把你那苦難的生命充滿了美麗的詩意，充滿了光芒，祇是要命令着你，拿出至大的勇氣去奮鬥。

當一切的摧殘和害，不能使你低頭，生活的担子儘管加重，你還一樣堅毅地生活下去，這就是說，你並不是一個懦夫，那麼，你爲什麼走到希望底邊緣，便瑟縮不前了呢？

讓我們踏上那金色的希望底階梯吧！

希望啊！你滲透了每一顆心，汹湧起了生命底浪濤，希望，誰不是爲了你而活着？誰能失掉了你？誰又能捨棄你？

那麼，讓我是一隻鳥吧！

我要以最宏亮的聲音，來歡唱生命與希望！

劇人的迷信

夢白骷

讀丹欽柯底「文藝，戲劇，生活」，關於他和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合組的「藝術劇院」開幕的日子，不能例外地要請一位卜者來卜定日子的「迷信」，使我覺得很有趣。在劇場中，這種「迷信」，是許多天才的劇人都遵守的。關於這，丹欽柯如此寫道：

我們決然地確定十月十四日爲我們的開幕日期，這個日期是由一個吉卜賽婦人選定的。我從來不就溺於迷信之中，也不信「上天的預數」，可是再沒有地方比戲場的迷信力是更强了。戲場的各種環境和整個活動，都是這麼組成的，以致使人不得不屈服在迷信之下；要把我們經驗中那些無數的例子，一一計算出來，簡直超出我的能力。比如一個製曲家貝拉勒伯，是一個很誠實可愛的人，托爾斯泰都甚至可以算作他的朋友。他製過歌劇「千百個瑪麗」，這齣戲在皇家大戲院叢過了三輪，就移到別處去演了，因爲每一演場，必發生一件不幸的事故。第一次是前幕脫落了，第二次是提示死了，第三次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什麼事。

戈涅底契霍夫寫過一篇獨幕劇，名叫「惡劣的天氣」，這齣戲一點也不壞。可是，在彼得堡開演的時候，還沒有等到前幕拉開，演主角的斯沃伯丁就死在佈景的後邊了；所以這齣戲就再沒有人要了。後來我想在我學校表演的一個節目裏把它演出，可是演主角的兄弟又遭了慘死。在許多年後，我偶然間問到我們的一個女演員木拉妮娃，她那時正担任藝術劇院的工作，我問她：「你打算下邊給學生排什麼戲呢？」她回答說：「我剛剛把戈涅底契的「惡劣的天氣」的台詞，分發給學生們，你知道，還是一齣很好的戲」。我雖然大笑了，可是立刻就不由自主地喊了出來。自然我沒有解釋我爲什麼叫起來，可是這一回，這齣戲沒有繼續排下去，木拉妮娃本人死了。因爲事實是這樣：木拉在我們演出梅特靈克的「侵入者」的時候，從一開始，一切就不順利，那齣戲也沒有演成功。每演一場，總有一些事情發生；或者前幕不肯合攏，或者演女主角的演員們病得很厲害，演員們於是就哀求我放棄這齣戲。

我懷了一個念頭，想演「浮士德」，心裏想讓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演魔王，他微微笑了一笑，聳了聳肩說：「可是我告訴你，我以前有過多次要演魔王，然而我每試一次，家裏必然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一個著名的女演員，得了一個「凶煞」的名聲，所有戲場裏的人，就都躲避着她。我們的演員中，在這一方面特別敏感的，是維斯涅夫斯基。在我們那位赫赫女演員萝維芙娜雅的死訊傳到的時候，我聽見他在劇場前廳上說：「你們看！是不是，我怎樣對你們說的？丹欽柯把駕着一匹「白」馬的馬車，趕進了她家的園子裏去，我告訴過你們，那是一定會發生什麼事的」。

像這樣的例子很多，但丹欽柯只舉出了這些，這使我們想到了鄉下老太婆的愚蠢與迷信了。這原因是：一些意外的或偶合的事情，往往不能使一個天才者釋然於心，於是，一些奇怪的事，就在人羣中傳了開來，而一旦經過强調和誇張，它就變成了迷信。

刀子

潔之

秋夜，你把寂寞，肅殺，傷感都帶來了嗎？

梧桐；牠的葉子兒瑟瑟地大概要飄落了，在白天，有太陽也是灰色得要命的。黑夜呢？

在一片死寂裏。街上，沒有已往那樣喧譁。人仍是那樣活動着，聲音是多麼的空洞，或許我的耳朵受過損壞，眞的，我聽不見人的眞的聲音，是那麼的眞空的街吓。今夜，我走在街上，死寂的街上。一片落葉影，霓虹燈的店門外，躺着一個小乞丐（我不忍，隨便就拿一支筆描摹一個苦痛的模樣），他是多麼靜的躺着。他不呼喊了，他不求助了，他就是以自己這樣瘦小的身軀，與强悍兇暴惡毒無比的死敵（寒冷）挺仗，他是會戰死的，但，是無掛累無害國家民族的死。

崗亭子裏兩個守夜的巡警酣熟着，「都市的夜是不靜的」，我有這樣的感覺，猛烈，我覺着自己直覺得可憐。我記起，不久前，朋友告訴過我，黑夜的血淋淋的事實，在我這樣安靜地躑在這柏油路上，在這時間中，有多少人正在遭過着暗算，拷打，喘不過氣，以至於死。毒殺是在黑夜，犧牲是在黑夜，咒詛，卑污東西現形的黑夜，我牙齒咬着下唇一面咒罵，一面禁不住地走。

魔鬼儘你罵，做儘你做，惡魔似在齒朗地笑了。我想到朋友告訴給我們的慘痛的事實，魔鬼乘這黑夜施展魔爪，是先摸沒有刀子的人——戰士。喔，刀子。

我漸走近家，扭亮燈，我看見一柄刀子在破桌上。對，刀子，殺千萬妖魔鬼怪的是刀子，集結起來的刀子。

秋夜，你又把寂寞，肅殺，傷感帶來了嗎？不會有長久的事啊，多天的野火會燒向林子，燒向你；都市。

三十六年十月廿九日

房主人（三）

鄭芳

由於瑛的介紹，常常有衣服送來給女主人洗了。天剛打亮，我們聽到門外小院子裏咕咕咕咕的響聲，我們便知道她在做什麼了。用草灰水代替肥皂水，把成堆髒衣服泡在木桶裏，高高捲起褲腳管，一雙大腳板在衣服堆上踩着，踩着，大肚皮跟着兩腳的動作，一聳一聳的，像要落下來，又像要裂開來。汗水濕透了她的衣衫，還從她浮腫的黃臉上一點一點滴下來，使她不得不時常用大手板去揩抹……

「不吃力嗎？老板娘？」我們有時問她。

「不嚇！」

「看你的肚子！」

拾起頭來，兩腳並不停止工作，她對我們微笑，有時也出現在這同樣的微笑的她丈夫的臉上，例如：唏哩呼嚕喝着照得見自己影子的「稀元粥」的時候，看見我們或我，便這樣微笑起來，而且用袖子敵敵涎沿，招呼道：

「吃呀！」

「不客氣，老板，吃過了。」

談話往往就在這時候開始……

談話自然是沒有系統的，談他們，談我們，也談鬼子，二黃；談過去，談現在，也談未來。談話次數越多，隔膜越少，顧忌越少。到後來，我終於提出那個早想提出而未提出的問題：爲什麼他第一天對我們那樣冷淡，不客氣？

他並不立刻回答，只是憾然微笑着，像在回憶當日的情景，又像在找尋適當話語來回答我。於是乾咳一聲，微笑地：

「不曉得你拉是什麼部隊呢。」

「以前沒有聽到過嗎？」

「聽當然聽到過囉，」他說，「不過說好說壞都是傳說呀，我又沒有親眼看到過。」停停，開朗的臉色突然陰沉起來，好像突然碰痛似的。於是接着說：「不瞞你說，我看到部隊，心就發抖，你看，」伸出那隻彎弓似的跛腿，「你看我這條腿……」

他這條腿，在二十多年前還是好好的，還是二十多歲：小伙子的腿。突然江浙戰爭爆發了，爲要打別的小伙子，齊變元的部隊把他和許多小伙子拉去了。挑行李，抬子彈，走夜路，上火綫，他實在忍受不住。一個深夜，他跟着一羣膽大的伙子冒險逃走。追兵來了，子彈在他們身邊嘘嘘地叫，突然一陣痰，他坐在地上了。手電筒光很快過近攏來，照在他身上了，一個怒氣沖天的軍官發覺了他，在他剛剛受傷的腿上補了一木亮槍……

「你看這塊有兩塊疤囉，」他指着跛腿上兩個奇形怪狀的東西，苦笑起來。「不過也好。後來幾十年，朝代換來換去，拉夫拉來拉去都沒有拉到我身上，總算保住條老命呀。」他臉色一亮，但立刻又沉下來，歎一聲氣，彷彿又跌在痛苦的回憶中？……

我沒有打擾他的回憶，我也在默默地沉思。我想起以前幾次的談話，也想起從旁人口裏聽來的關於他的過去和現在。從小在爸爸領導下種田。爸爸死了，媽媽死了，又在佃主的管束下種田。長大了，討老婆，生兒子，活不下去，就帶着老婆兒子到江南去討飯。討飯討出名堂，又帶着更多兒子回家來補田，而現在又想到江南去討飯了。他牛馬勞動的結果，就是保住祖宗的遺產，除了三間茅草屋，還有幾塊菜園。種的田是別人的，也不多。我問他爲什麼不多種幾畝田，他稀頭：沒有牛，沒有人手，兒子又貴，人工貴，自己是跛子，兒子又小，租又重：

「以後可以多補了，」我說。

「這裏也要減租啦。」

我默默期待着他的興奮，期待着他臉上跳動的亮光，然而我失望了。他笑笑，搖搖頭，冷冷地說：

「好是好的，就怕行不通，行不通……」

可是時候一到，一切改變了。莊子上括起了暴風，人們在暴風裏瘋狂地活動着，吼叫着，爭辯着，暴怒着，歡笑着……我們的房主人，最初像第一次聽到霹靂炸的野兎，驚得目瞪口呆了，而接着小眼睛陝呀陝的，陝出從未有過的光和熱來，於是像感歎又像讚美似的說：

「朝代眞的變了！」

「你以前總不相信呀！」我頂他一句，他笑起來，笑像花一樣開在有幾顆黑點的臉上。

我們開始了新的談話，可是沒有談上幾次，我們的機關突然離開了那個莊子。

三

在離開的前夜，我們還不知道第二天要移動。像往常一樣，大家都在安靜的睡鄉裏休息。突然一種緊張的喧鬧的把我和瑛驚醒了，最初以爲發生了「情況」，接着猜測房主人夫婦在吵架，而最後又覺得兩者都不像。在

教授俄文

請函靜飛路一二八五弄六十五號或電七九九九五接洽

時代雜誌

第七年 第四三·四四期 業已出版

祝詞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周紀念★ 邵力子·郭沫若·顧意慶·茅盾·馬寅初·周建人·鄭西曼·曹靖華·戈寶權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性意義 奧列休克

列寧和史大林——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組織者 巴斯金

工農聯盟——十月革命勝利的主要基礎 卡爾賓斯基

十月革命給予了勞動者什麼？ 馬邱希金

十月革命和中國 倍雷維爾泰洛

蘇聯——沒有恐慌的國家 斯特魯米林

國民經濟計劃化——蘇聯最重要的優點 柯塞席夫

蘇聯工業建設三十年 葉文

蘇聯各民族偉大友誼 符拉索夫

蘇聯怎樣解決民族問題？ 特珂夫

蘇聯對外政策的民主基礎 列明

蘇維埃建國三十周年紀念和蘇聯敵人誣謗活動三十年 達爾萊

蘇聯是怎樣播除文盲的？ 李夫興

社會主義勝利三十年〔國際兩周〕 魯斯金

秋季聯局小結 馬可寬

論九國共產黨情報局 宋揚

本社新書

普希金名著

（一）驛站長 水夫譯 一萬元

（二）村姑小姐 蘇然譯 一萬二

（三）暴風雪 梁香譯 一萬元

中俄文對照 細道林紙精印 附有插圖多幅

關勒銘

·最新出品·

保用金筆 No.111

美式花桿保用筆

定價每枝十八萬元(五千枝爲限)

★華貴★ 第一一一號花桿金筆，其筆桿係採用美國原料，直形花紋，中氣派新穎，式樣之最流行者，誠美觀大方，爲本廠二十年來榮譽貨品，任何舶來貨品一切國產金筆堪稱獨步。

★流利★ 第一一一號花桿金筆，筆尖係以五六八（58.5%）之純金製成，足十四K，尖端採取最堅硬之白金，粗細俱備，均能書寫流利，得心應手，絕無遏水過多過少之弊。

★堅固★ 第一一一號花桿金筆，自筆桿乃至一應零件，均由專門技師監製，剔除粉存，是以附品有實保用證，枝枝一律，手永久享用，並遇有損壞，免費修理。

廿年信譽國貨首創

關勒銘 保用金筆

總發行所郵購部 上海（一十）四馬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電話九八二八九

製造廠 上海康定路五八〇弄一〇一號 電話三五二六三

第七十六期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碉堡

莊稼

鄉村裏間隔半里路就有一座堅厚的碉堡。我一看見碉堡，就想起了從前的戰亂。這些構成一綫的碉堡，是那些割據一地的軍閥底防禦別人侵襲的工程。當建修的時候，人民被逼迫來供驅使，而需要忍受着鞭打。那時正是農忙的四月，農人們拋棄了土地的生產工作，爲軍閥築起防禦的碉堡，這個工程做成功了，但耕種也失時了，那年的秋冬和第二年春間着飢荒，人民吃草根樹皮，吃觀音土，最悲慘的就莫過於有一個餓死了的父親把年小的兒子殺來烹吃。用權力也是用罪惡築起的碉堡防綫，後來並未發生一點作用，大軍閥吃了小軍閥，小軍閥滾開了，而大軍閥的統治也被抗戰的洪流沖垮了。

現在，碉堡現出了可憐相，瓦楞，門窗和樓板、樓木都被地方上的惡棍土劣搬運到家裏去了，只剩高高的石頭圍禿立在風雨中。

可是有完整的碉堡咧，那些都散立在高樓大廈底後園底叢林中，那是地主們特別建修起來以防禦土匪的，作用還很多咧，他們可以在裏面大吸鴉片煙，大抽棱棱，大賭錢，碉堡成了地主們底小天地，誰也無法干涉。

地主們底碉堡，有時也可作爲監獄用的，如果有佃戶租米未交齊，或是欠賬人還不出錢，地主們就叫家丁把你關閉在一間特製的黑屋裏，家丁們每天照例要向你勒索燈油費和飯團錢，這是家丁們底外手錢，家丁們最忠實也頂喜歡替地主老爺幹私押私扣的事；而被押人底家屬想會一會面也不能夠。被押的都是本村的農人，誰也不敢向官府控告他們違法。地主們還在碉堡裏私設法堂咧，他們誣良爲盜，把他們認爲有匪盜嫌疑的人捉進碉堡來非刑拷打，驅逼着供而後，又多方威脅，務使你出一筆大錢才開脫你。碉堡，罪惡的污跡喲！

土槍

雪蕻

祖宗遺留下來的一枝土槍，是我們的傳家實，在悠久的戰鬥生活中，使它變得非常美麗可愛，細長的槍桁，閃放着藍色的光，把柄被汗水浸透得黑色中泛着紅光。雖然槍口已老，但它仍然在過着戰鬥的生活。

祖父的前一代，我的曾祖父，靠着這枝土槍，維持全家的生活。每天，當紅日升上山坡的時候，我的曾祖父便揹上這枝可愛的土槍，翻過山嶺，渡過小河，在深密的林叢裏，搜尋着小獸和飛禽。當太陽落山的時候，我的曾祖父便凱旋歸來，槍桁上掛滿了戰利品——兎子和野雞。無論春夏秋冬，曾祖父便這樣快活的生活着，他無所憂慮，無所恐懼，直到他默默的倒下。

被曾祖父留下的土槍，由我的祖父背起來了。可是，土槍啊，到了我祖父這一代，卻交了厄運。因爲租稅的繁重，祖父整日勞累的耕種，仍不能維持全家的生活，於是，他嘆息着，讓土槍在屋子的暗角裏生銹，沒有機會再揹他到山林裏去了。

祖父的腰因牛似的耕耘着而變得傴僂，他的脾氣被生活的苦難折磨得暴燥，他常常打小孩罵女人，整日嘮嘮叨叨，像瘋子似的癲狂。地主牽走了耕牛，他氣得眼睛發紅，嗓子起痰，然而他無話可說，他相信命苦，他咒咀上天造人的不均，他沒有反抗，眼淚只有往肚子裏吞。就這樣，他很快的衰老了。

當祖父臨終的時候，他艱艱的望着屋角裏的生銹了的土槍，一語不發，眼淚像兩條蚯蚓似的爬下他那乾癟了的臉龐，直到他呼吸停止。

祖父死了，我的父親承繼了他留下的犁和土槍。也承繼了曾祖父的怨憤。在哀怨，嘆息，咒罵的氣氛裏長大的爸爸，個性更爲倔强。在饑寒交迫的生活裏，他認清了他命苦的根源，他要吃飽穿暖，他對祖父的歸宿感到恐怖，他要奪回自己的生活權利。因此，他掛起了犁耙，揹起它，擦亮了土槍，捲進了爲饑寒所迫而暴動的人羣。土槍啊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當父親掛了彩被抬回來的時候土槍還像孩子一樣的被他緊緊地摟抱在懷裏。他有氣無力的喚哥和我到他的身邊，用冰冷的手掌撫摩了我們的頭頂，微笑着用眼睛看了看那滿染血污的土槍，便含着微笑合上了他的雙眼！我哭了，而哥哥卻不哭，他耐着內心的怨火，撕下一塊破布，揩下土槍上沾着的父親的血跡，準備着新的戰鬥。

終於新的戰爭開始了，哥哥揹上擦得光亮的土槍，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戰場，馳騁南北，用原始的武器——這枝土槍，英勇的向敵人射擊，一直熬過了幾年的歲月，得勝而歸。滿想着今後可以快樂的生活了，收拾下犁耙耕種荒蕪了的田園。可是，在一個甜蜜的夢境裏，他被人拉走了！

土槍被哥哥留在家裏，我看着牠，這傳家實閃放着光芒，這光芒激起了我的記憶：父親慘死，哥哥失蹤，我的心神爲之緊張。於是，我毫不猶豫的取下它，——這爲生活而戰鬥的夥伴，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夜間，我走進了山林。

至今我仍握着這枝「傳家實」，伴着我親愛的夥伴們，翻山涉水，來爲父親復仇，在戰場上尋找我的哥哥，爭取我的，別人的和人類的自由，驅趕人間的暴虐和愚昧。我堅信：當我像父親一樣含笑倒下的時候，或者像哥一樣凱旋歸來的一天，天地要變個樣子，那這戰鬥的代，土槍，又將伴着我的後代，出沒於山林裏去獵取野味了。它又可以聽到清脆的歌聲和笑聲，與曾祖父時代更響亮，更快樂的歡笑聲！

石子

微沫集之一

馮放

汽車，揚塵的在午後的公路上急駛着。遠遠地，在地平綫上出現的傍公路的茅店的集市，轉眼間便並排着了。在抗戰的時候我曾經從這兒走過，這些茅店現在甚至於比那時還更爲破落了。那時候我曾經要買救亡室街頭閱讀台上的書，一本我沒有讀過的文藝陣地，我非常歡喜這過路店上有這樣一本刊物賣。但當我知道了是救亡室的時候，我那份歡欣便變成了一份有力的分量壓在我悵惘的失望上。

不容顧盼的，汽車便已駛過茅店的小集市的稍頭了。

「乓！」腦門上着了有力的一擊。

這時候，要說我感到疼痛，倒不如說我感到了很大的驚異；就在這間不容髮的驚異中，我瞥見一羣赤裸的野孩子在拍手歡呼着。在他們那黑紅色的身軀和小臉上，洋溢着勝利的表情。

我非常憤怒，但卻有一種東西，一串不能解答的問題壓倒了它。——

他們爲什麼要用石子投向素不相識的旅客呢？是無意的嗎？那爲什麼他們不感到歉意反而勝利的歡呼呢？是他們有意要投打嗎？那又爲了什麼呢？假若他們也有乘車旅行的可能，像我一樣的，他們還要投擊他們的石子嗎？……

老少校（二）

下士

環境的艱苦和殘酷的，不止兩三年功夫，我便結束了那苦中作樂的浪童生活，離開那樣樣都覺得親切可愛的故鄉，這以後，我便和四表哥，和那幾位兩兄便隔離，隨着生活鴻溝，一天天的深下去，幾千里外的音訊，便在疲勞的悄聲下漸漸稀疏起來。

那年流浪回到故鄉，恰巧我的兩兄當滿了幾年勤務兵和號兵，連長見他勤謹伶俐，十分歡喜，於是便把他保送到軍校去習讀，每逢假日，他總到我家裏來一道吃飯談天。四表哥則派在另外一個縣城的民團裏去受訓，一直沒有會面。不到一年功夫，由於父親的生意愈發不濟，經濟的拮据，使我不敢在故鄉繼續逗留下去。當接到二姊的來信以後，我又匆匆的別過父親和繼母，重踏上生活的征途，不想這一別，竟就是和兩老的永別！也是我的艱困的生活的開始。昔日挑背嬉遊的兩兄和四表哥，從此便散處天涯，各不相知了。

日本帝國主義倒下了不久，爲了趕火車的生意已經不能糊口，我正爲着改業的問題，忽然曲折地由親戚轉來了一封信，字跡是熟悉的，拆開一看原來就是四表哥的，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想不到睽隔了廿載，經過八年離亂，他竟還健在人間，而且就在離我不到兩天路程的一個縣裏住着，這，不就和幻夢一般麼！信裏他告訴我，他正當着縣保安隊的大隊長，顯然地他已經是百里之內，備在一人之下的吃風雲的驕子了。

兒時的夢幻，幾過了流光的磨蝕和生活浪潮的冲盪漸漸的稀淡了，我已經失去了當一個軍官的慾望，連那穿着灰色軍衣雄抖抖氣昂昂的心思也沒有了。但不幸的是「勝利」並沒有給我帶來更好的日子，自從「勝利」的消息傳來，跟着就是物價的連續暴落，跌勢之兇，眞以爲是天下太平物價回跌的先聲，心一慌，連忙將所有幾十條老刀香烟和兩箱肥皂通通賣掉，希望能夠保留一點元氣，作以後再做小買賣的資本。誰知道這頭貨物才賣出，那頭市場竟又和害大熱症一樣狂漲起來，從此沒有止境，結果把我多年積下來的一點小血本，蝕的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從前嘗得稍年累月在做車裏奔波，捱受風雪的日子，是牛馬生活，以爲「天亮」了，天天盼望着「天亮」，以爲「天亮」了，便可以從污穢的做車裏跳出來，像跳出了那惡臭薰蒸的馬廐一樣，不再是苦難可憐的奴隸，誰又料到進那難以下咽的乾草竟也跟着污臭的馬廐一齊喪失了！回顧四週，依舊是黑乾乾地比先前加倍濃黑，這才恍悟到原來是一場夢，是暴風雨前的電光一閃！

接續着的生活的黑影依然在向我撲噬，而且比先前更猛，更兇！飢餓的威脅漸漸又勾起我已經淡漠了的心思，於是提起沉重的筆寫了一封向四表哥求援的信。

世間不幸的事，往往是重疊地加到不幸的人底身上，我是不幸者，我沒法逃避這不幸的遭際。半月以後，四表哥軟意地回了我一封信，這才知道他所以遲遲作復，原來已經調任爲地方團隊幹訓班的教官，「少校」，雖仍是「少校」但已經無權無勢了。再一個月以後，四表哥從H市寫信來，這次他有點牢騷了，因爲他已經被編入了××軍官總隊，變成比我稍勝一籌的半失業者。

爸爸的哀傷和憤怒

丁松

爸爸說：
「沒有錢，
孩子！
今年不上學了，
暫時賣賣報吧！」
於是，
孩子就一直賣着報了。
爸爸懂得孩子，愛孩子！
但，現在，
爸爸感到何等的哀傷和憤怒！

朧薄的嗓子
像要裂開似的
嘶啞地喊着：
「益世報，大公報呵！先生：
您買一張呵！」
——
知識的導管！
文化的播種者！
而享受文化的，知識的
卻沒有他們的福份！
通到眞摯心靈和血管的
只是飢餓，空虛，殘害的冷酷
色毒液！

捨不到溫熱，智慧的泉流！
清澈的眸子
漸次的發昏，變黃，暗澹……
陷落的腮頰
猴子一樣難看！

從東城到西城，
從冬季到夏季，
從馬路邊到火車站……
在雪地上，
在大風砂裏，
在冷濕的雨淋中，
在炎熱的烈日下……
邁着日益細瘦的兩條腿
跌倒再爬起
跑着，喊叫着……
健康跟蹤殘酷的日子
挽不住地消失！
智慧的門扉
對貧窮更加杜絕！
爸爸的哀傷已到終極！
爸爸的憤怒的火苗
將會熊熊地燃燒！

卅六、九、廿一、北大。

碩大無比

大百萬金

中國華明烟公司出品